元本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張林憲印
張林憲

隱逸傳第一

范曄立隱逸傳謂之逸民晉宋隋曰隱逸薛日高遷梁曰處士後魏曰逸士令總曰隱逸

殷

伯夷 叔齊

前漢

四皓 嚴君平 鄭子真

後漢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并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眞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魏

張猗　胡昭　焦光
扈累　寒貧

晉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苻朗子融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嚴襄　氾騰
任旭　郭文　龍莊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子莊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瞿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龔玄之
陶淡　陶潛

殷

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國於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臣謹按呂氏春秋曰伯夷叔齊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已沒武王使叔旦就膠鬲而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而盟曰世爲長侯守殷之祀

爲載書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之時祀盡誠而不祈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不以人之暴而自成不以人之畢而自高今周見殷之僻亂而遽爲正之與人謀而行貨阻兵以威保割牲而盟之以爲信揚虞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今殷無道而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之山而餓焉

臣又按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云在雒陽東北故此二山並有夷齊祠焉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今據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以隴西者爲近是

前漢

四皓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也（甪音祿）此四人爲秦博士見秦之亂避地入商雒山以待天下之定高祖滅秦聞其名召之不至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呂后

用張良計使太子卑辭厚禮以安車迎之四人既至他日從太子侍上宴高祖驚而異之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中惠帝立晉寵四人以三公之位俱不受而去四人既不自標顯其名氏故世但稱四皓云

臣謹案顏師古臣俗正謬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良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爲司徒近世商於耕夫掘地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圈公神主綺里季神主甪里先生神主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號不應有誤然則圈之爲圈信矣特冊牘傳寫之訛耳

嚴遵字君平一云名尊蜀人也君平隱居不仕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垂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若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

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其時有谷口鄭樸者字子眞與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安貧樂道耕於巖石之下竟不詘而終

臣謹按類說云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伯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沖大慙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後漢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

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上獵
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
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
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
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
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
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
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晦不仕性尚中和好通
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
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貴
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
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
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郡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
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補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
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字萌謂

交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
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蒯素明陰陽知奔將敗有頃
乃自載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
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
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蒯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
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
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吏發它吏行至勞山
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
蒯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
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涉海乎即便駕歸
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蒯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
公相交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二人
君公遭亂獨處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
王君公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
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
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
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輒

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鬬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
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
此勑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社門自後
賊暴縱横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
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
短布單衣穀皮綉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
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表奏毀黨曰臣聞
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居不待伯夷叔齊而王
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
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
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圖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
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
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
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
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官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交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闔陽毀之曰太原俗當無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顧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禮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其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

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
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
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
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
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鄠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
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
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

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
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
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
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
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
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
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
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

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

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

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
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
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
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遥集兮
東南心惙恒兮傷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篠兮縱邁疾
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唈唈固靡慙兮
獨建冀異州兮尚賢逍遥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
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
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皐麥含
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丞兮日臭悼吾心兮不
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嚮嚮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遂至
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
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
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閒
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
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
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交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

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武初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曾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厲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遯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晨晨告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遁逃遂以壽終

矯愼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情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愼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

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
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
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辛七
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
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
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
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
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
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
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
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
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
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
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
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
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
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

之乃遯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
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無有求姻輒便許嫁
練裳市被竹筒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
之風焉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
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
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
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曾袁公雖爲不肖而仲尼
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元贊本朝何如眞曰以
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
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
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
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
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
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
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
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

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
終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
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
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
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
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
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
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逸無息吾爲
蓋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
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
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
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
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
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鼉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魏

張臶字子明鉅鹿人也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養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日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先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

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湧激波
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乎川西嶷然磐峙含質素
章麟鳳龍焉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
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
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蔣蔣密謂綽曰夫
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慶興從之漢已久
立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
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鵠之鳥巢蔣門陰蔣告門人
曰夫戴鵠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
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嘉平太守王肅至
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爾之會其已亡
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
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
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
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屢辭袁紹之命遁
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
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

山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
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
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
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
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
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
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
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正始中驃騎將軍趙
儼尚書黃休邪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
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眞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
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一代至嘉平二年公車特
徵會卒年八十

繫郎中石聚著文書與鍾繇邯
鄲淳衛覬辛毗
侯批正
焦先字孝然
也或言莫知其
末白波賊起時
山藁靈帝中平
小有母先與相
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方年
西還武陽詣大姐
避曰
占戶先四兵陳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
失家屬獨窟於河渭間無衣履時方陽長

南望見之謂爲　遣　捕取武陽語縣此任定
亘遂注其籍經三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當便
埋藏童兒豎子皆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阡陌
及其捃拾不取　恐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
科頭徒跣每出見人則必翳須去乃出自作　牛
廬淨掃其中營木　木布為褥其上至二天寒時　冲火以
自炙呻吟獨詣饑乞爲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
又出於道中邂逅與相遇輒下道等　匿或問其故　吊
言草茅之人與狐兎同羣不肯妄語人和青龍中嘗持
一杖南渡成河水漲輒獨云不可渡　延人頗疑不狂
至嘉平中　太尉西　行之官故過其　移典　拜穆
與語不應飲食不食穆謂之曰　家主　意　作君
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肯答如　人或不中爲
卿作若　申去耳先乃曰盜有是邪汝不復語其明　平大
發卒討伐吳　午　討何文先不肯應而　曰
祝衂祝衂非魚非肉　沼追送卒心謂當殺牂羊更殺
其殺雞非郡人不知其謂會諸靈敗好事者　雅其意
疑牂羊爲吳殺雞謂　魏於是後　人諸之隱者也議郎

河東董經特嘉異節兵先祖故人密往觀之到乃舊
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邪其避白波
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紅素知其音受武陽恩因復曰念
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紅又往復挑欲與言遂不肯
復應後歲餘卒時年八九矣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東人有言
字正方客三輔號曰[illegible]常食青精元華年
似如五六丁者[illegible]百餘歲矣初系年
四十餘隨正方游[illegible]詣之行其術有婦無子延宁十
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入漢中漢中敗正方入蜀累
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
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甎爲障施一廚牀
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
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
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
糧糧盡復出人與不令[illegible]終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二年
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illegible]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

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祚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書於衆輩中最爲玄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童僕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不絕口其後還長安遂凝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自覆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寡給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

杜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當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令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

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隨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亂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斃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輩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餘繼絮結以自覆全昂住緜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頹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平蒲目而作著乞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爲樓樓自使疲羣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於靈龜袍不能今暖軒冕不

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停鸚鵡能言泗濱浮磬
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冪而不被害鴟鴞遠巢或
以欲死聘彼梁魚遂逐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
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
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輩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
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後數年遭去莫知所
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
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大素曾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
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云虛歸我自然之
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乎麟胡不遭世以有眞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嘗於
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蝦蟆以資養
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
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
海濱也統悖然作色曰請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
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其
泥若汙隆之間自當稱薪沮溺豈肯辰身曲意於郡府
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

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目壁塞也言者亦慙統自此遂
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
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
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
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
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嘗疾
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
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倒儛靈談鬼
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懼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歸責請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愧蝃蝀之
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
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
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反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固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
而卧不復言衆親蹴踖即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
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亡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
橋士女駢塡重服燭路統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恠而問之統初

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太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王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君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引飛鷁首掇獸屋鳶長繩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虞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性寓嵇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歌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之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鳴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八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六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羣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立之乃已諸人顧相

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漾然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聖平立五吾左右矣充欲燿以文武國簿覬冀來觀因而訓之遂命建朱旗翠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伎服袿襭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孝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

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午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以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爲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荒戎奉之若君沖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

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彊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
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
父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
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爲武威太守
到郡選良吏立學校觀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
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貴
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
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浪令頃之轉
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從事
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
是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
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
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於地子孫恒侍左
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
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
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
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
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

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
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
車長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
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
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
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
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
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
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

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
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平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
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
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
在於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父侍父疾
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
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寡素者不計資以參選叙尚書郎
王琨乃薦喬曰喬稟性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
內奧安貧樂道棲志冲靜初學篤勵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

之寒素著厲俗之清[illegible]於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illegible]人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遯之士喬供養衡門[illegible]子曰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illegible]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illegible]所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鄉節日取柴欲與父母俱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頤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illegible]貞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曾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案日月經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鄉[illegible]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旱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illegible]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其著述爲世所稱遭秦燔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者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象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舉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

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勑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

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刼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璺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璺學武帝欲以璺為佐著作郎問璺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璺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璺璺曰我已為武帝吏不答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賫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韞匵以終身故令敦襄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

尚事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負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之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

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士不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閬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亦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卒餘而卒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脩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召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

節儁異之士太守仇覽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縶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道甫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于家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姚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虎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

無患害恒著麤麥蕎市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
竹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醵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
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
不逆而已有猛虎殺大麀麀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
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
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虎忽張口向文文視
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虎明旦致一麀於其
室前獵者嘗往寄宿文文爲擔水而無勸色餘杭令顧
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
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
室中而去文亦無言喜怒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
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
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固以居文焉
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穢然蹠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
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
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
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
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

白細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細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虎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虎之心則虎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道哉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眄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鑒宏莫有窺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梁鵠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道士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道士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道士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王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指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聞亞爲作傳贊頌其美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

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飢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大慨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其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鄧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龍耳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蓮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故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送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

也陋感此言然後從言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
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
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食稽王尚不能
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
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
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
三禮注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續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
仕吳至大鴻臚續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
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
掾不就咸康末合旨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
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續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
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于時高密劉鯀字長魚
城陽邴郗字弘文並有高名鯀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
學厲行化流邦邑郗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
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
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鯀郗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續及
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郗辭以疾鯀隨使者到京師自

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龍蓑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肅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代之負擔秀曰冬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勑寶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貧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

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虎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勑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交著名尊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畢日默

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

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度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焉欲彊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之

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
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
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
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
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
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
内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
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輒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要學業精微養徒數百

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鉅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傍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虎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虎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虎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虎每欲觀其眞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畫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偃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瞋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淺深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以安車蒲輪蠲十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草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干器停今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靖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彰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

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
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
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
頤而視聽無變待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
子弟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
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
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耆槃山林研精道素
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治
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
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忘謝不堪供効尚欲
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齡幽歸死岱
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工沒於西
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馹以聞堅遣
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牢醊賜命服謚曰安道

先生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幕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
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惡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
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聽有寒暑必在其中或

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字令艾敦煌効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祝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龍也銘詩于石壁曰皿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扇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太傅興通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皆書疏勿告我家今

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荀字承休昭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荀世以經學致位荀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荀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荀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荀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並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哭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

通志 卷一百六十六 通志 卷一百六十六 通志 卷一百六十六

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洛下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謹衰謝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焉既至見先生被麤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公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漱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數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

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撫琴而往逵後從居會稽之剡山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逵爲非道乃著論闢之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恂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恂遊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遯不反乃上疏乞絕其召命帝許之逵復至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乞加旌命以參僚佐會病卒長子勃有父之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耍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響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崇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人一一三

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
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
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壽卒時年
五十八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
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
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
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
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少時曾問頗好讀
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
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
聞遂轉逃羅縣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
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
眞自得爲鄱鄱之門前當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
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
忘餐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
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
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
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
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
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
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
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
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
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曰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
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
秫稻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
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
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
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
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

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
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
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
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

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
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
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
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既絕州郡覲
謁而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
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
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

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絜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讌竟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有酒適輒撫弄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或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其真率如此客有候潛逢其酒熟取

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
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
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
志并爲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
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
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
矣但恨隣靡一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
好讀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茂

時鳥變聲亦復歡耳有甚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良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
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
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
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
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
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
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幼
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邑詩云高山景

行淡其慎哉又爲命子詩以貽之以宋元嘉四年將復
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有文集行於世
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宋

宗炳從父弟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闞康之辛普明　樓惠明

漁父孫綱

齊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道徽父祐　道徽兄子總

明僧紹　兄僧胤　僧胤次弟僧暠

臧榮緒　宗測

吳苞　趙僧巖　孔嗣之　袁奮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庾易

劉虬　沈顗

梁

何點　兄求　弟胤

阮孝緒

劉歊　王敬則　歊族弟訏

鄧郁

陶弘景　諸葛璩

劉慧斐　范元談

庾詵　子曼倩

張孝秀

庾承先

陳

馬樞

後魏

畦夸　馮晃

李謐　鄭脩

隋

李士謙　崔鄲

徐則

張文詡　鄭譏

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舉秀才不就武帝既誅劉毅領荆州閤毅府諮議參軍田求曰今日何施而可求曰除其宿釁借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爲主簿不起閤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游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將軍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

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勑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炳與爲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及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以太子庶子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乃輟哭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炳好山水密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炳受之炳孫測亦有祖風齊史隱逸有傳炳從父弟或之字叔粲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於炳而眞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元嘉初大使陸子眞觀採風俗二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斬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

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裙拾自資同裾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

勑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悛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所游觀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處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並爲人外之游又申之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接賓爲禮至則盡歡飲訖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

范宣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宣聘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宣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時稱爲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續之以爲唯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鎭姑熟命爲撫軍參軍徵爲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後期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帝北伐還鎭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交貞高士也尋復南還又帝踐阼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兼興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懺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辨析精奧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鐘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

義及禮論注公羊傳行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之

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年十六遭八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前後徵辟不就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遂各造新弄勃製五部顒製十五部顒又制表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徽嘗攜客造之勃等方值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

吾終恨而去桐廬縣豐素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

性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今從兄聞居非有心於語默但以兄方疾苦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仍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並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言著逍遥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令曰前太尉參軍戴顒碎士章元並秉操幽遺守志不逾

宜加恩獎以宏止退並可散騎常侍通直不起元嘉初又與宗炳同徵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常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一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建特善其事顒亦爲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而面恨瘦工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肘肥耳及減臂肘瘦患即除無不嘆服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無子後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嘆曰恨不使戴顒觀之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曾祖湛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絺葛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州辟主簿舉秀才徵著作佐郎並不就後其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遁避徵聘遺迹幽深尋陽太

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
法賜補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
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於嚴科驅山獵草以期禽
獲必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俟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
月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謙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
事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書以言所守曰人生之
脩短咸有定分不可以智力不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
勿違爾汝等年各成長冠娶以畢脩耳衡泌吾復何憂
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
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開館於鍾離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
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
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
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
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
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制以散騎
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

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驅山獵草以期禽獲必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俟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書以言所守曰人生之脩短咸有定分不可以智力不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違爾汝等年各成長冠娶以畢脩耳衡泌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問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制以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

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定不入公門乃辟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其年卒

鍾山子肅之廟傳其業

官至豫章郡丞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山高尚不仕希林少年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盛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奭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首髮老萊嚴子陵爲人擁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打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並不就妻梁州刺史[illegible]女也遣送豐盛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公[illegible]不慕榮華與凝之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篷車出市買菜尚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凝之以爲信然求皆與之又嘗有認其所著屐凝之笑曰僕者已敗令家中覓新者與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逐不肯復取徵爲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等與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修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不聞莫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義季[illegible]凝之餞

斃錦錢十萬凝之大喜將謝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隱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之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祈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宗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左衛將軍父璹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山伐樵採薪爲業以樵薪賣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薪而去或遇寒雪樵薪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玄理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每以冬月亡衣並無綿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

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一日一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
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即因流涕悲慟顗亦為之傷感除
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為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三百斛
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峻
餉吟二百斛吟亦不受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
守餉百年米百斛百年不受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
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
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
善特進顏延之等與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
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
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
十餘條康之甲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
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
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
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蔡水濵康之時得疾少差牽
以迎喪因得虛勞疾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閑日輒卧論
文義孝武即位遣大使陸孚眞然行天下使反薦康之

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授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雖嘗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明帝泰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以帳施靈牀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言侵擾僑居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皆不復肯受人問其

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交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蟲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裙西下乃就路卧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勑爲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

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
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隆焉遂褰裳涉水
謂曰竊觀先生有道君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
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
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何用晦
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不辨賤貧無
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
鈎非爽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楫而去緬字孝緒
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明帝甚知之位至左丞東
中郎司馬

齊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遏
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慾年十八父爲之婚娶
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
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
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採風俗表薦伯玉加徵

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
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
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爲
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
並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
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
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
遺忘者久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illegible]心不[illegible]
聞吳興東遷郡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
業同郡顧覬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
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毋
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
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
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好
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
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

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於歡歡乃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負外郎劉思効妻陳讜言優詔並稱其賢明賜璧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亦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天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又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以辨其異同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歡與往復論難其辭甚暢文多不載歡口不辯長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游魂

隨物化鵾鵬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
日夜委命安所秉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
謝自兆死日自撰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
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於墓側
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
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求北侵魏求敗
魏人追之急門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
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
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
鹿應聲而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
去逆知其死年月與親友別求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
道鸞州從事善彈琴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官頗涉文義
專脩黃老會稽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命
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
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高帝遣儒士劉瓛
入東為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
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屨履為瓛生

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愔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屋所回辭疾不就至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產書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成沙礫無有鹿中節來投祐祐爲之養劍會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故康曾孫之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甘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有至性列在孝友傳

明僧紹字休烈一字承烈平原鬲人其先吳太伯之裔

百里奚子孟明其後世以名爲姓祖玩州中從事父畧
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
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
淮北乃南渡江宋明帝以通直郎召不就高帝爲太傅
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
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蠻州
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詔書就
徵不就泰始末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
其弟曰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

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
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崩川竭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
代之季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建元元年冬
徵爲正員外郎不就其後帝與崔恩祖書曰明居士標
意可重吾前旨尚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即可至彼具
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
古猶發譏在今安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
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

寺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夙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
爲相對僧紹曰山野之人政當鑿坯以遁若辭不獲命
當依戴公故事耳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帝
甚以爲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與相
見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
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動矣所謂逕路絶風雲通仍賜
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爲榮焉勃海封延伯有高行
士也聞之嘆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
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瑜能玄
言仕宋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爲立榻比之徐孺子
位冀州刺史子十餘照元徽中爲高帝平南主簿轉驃中
兵參軍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長史上許爲益州
刺史未遷卒僧瑜次弟僧暠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
于時新誅司空劉勔孝武謂曰彼若問廣陵之事何以
答之對曰當以周亞夫蔡漢之淮南語之帝大悅及至
魏魏問曰卿頻此句當疑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
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盛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
惡故每辱此庭位至
月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

並傳家業山賓最知名深史有傳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illegible]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illegible]祭祀畢喪後乃著嫡寢論洒埽堂宇置筵席朔望[illegible]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illegible]志傳凡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高帝為揚州刺史[illegible]榮緒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淵啓高帝稱述其天下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惡之以其有史翰得人祿甚嘉榮緒敦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者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永明六年卒

為二隱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靜退不樂人間常歎為美談余竊有惑誠天之道分地之利孰章工巧疑辟為參軍不徵士炳之孫也世居江陵測少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能潛感地金寘致江鯉但當用飛食人厚祿憂人重事辛驃騎豫起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

斤山木母喪身負
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
參軍測答曰性同鑑
羽愛山林登眷戀松雲輕逆人路
縱宕巖流有菩狂
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
虛責有限魚鳥難
改求明三年詔徵爲太子舍人不就
欲游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
官在京師知父此
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測遂付以家
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
受唯齎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
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开
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宜此橫施子響命驚造之測
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
之竟不交一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
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
僑札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縛荀
蓆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客唯與
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荆州刺史蕭王
子隆至遣別駕宗忻曰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戍

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
自圖阮籍遇孫登於行部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寺佛
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
卷又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云尚之字敬之亦
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
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
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淵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
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

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
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已後聚徒講
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
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
交善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
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　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
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
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
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吾人稱妄貧清白曰表

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
嘗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高帝俱為中書舍人並莽
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
琴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
孤貧學書日無紙常以竹筯刪葉甘焦及地上學書山水
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讀書不輟
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往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
往從學讀十年尋究經史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
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
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
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
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
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
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
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遂移居之皆戶
之閒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
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又有白雀一雙栖其戶牖

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士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頗爲臨川三映所賞異著禮揖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安樂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涕泣彌日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重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

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
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
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
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
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宦之麟士未嘗答也隱
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廬宇
依止其側時人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城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
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載妻子遁
游吳興因古基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
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
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
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受
此黥劓永乃止永明中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並表
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成真粹
稟於天然博綜生平篤習家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
耕白首無倦挾卷採薪行吟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
攝厄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

召仍疊上質踰潔霜操日敏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
必能孚朝規於邊鄙布和學於荒陲於是詔又徵爲太
學博士不就麟士乃與約誓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
庶中央無心空勸南北爲主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
營求以篤學爲務恒馮素公數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
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
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
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
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支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
公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
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則
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
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制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本
衰衫先着禪凡二服上加明衣幅巾覆枕棺中唯此依
士安用孝經餙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
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棺今不復施爾亦不須旋成
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

葬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輪車靈舫鬼頭也不得朝夕取清水一壺一丸盞一丸盞而行之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致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表爲之鉤盾百斛易謂使人曰吾丈樵採麋鹿之伍得終身毛褐馳騁日月之車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固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如玉

雲邊亮音聞巢許今覩臺高易以連理几竹翔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於陵肩吾皆知名各有傳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之七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嶷爲荊州牧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牋答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卿袁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輪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知名梁史有傳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仕齊位都官郎顗幼清靜有至行兼黄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閾勃嘆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內行甚脩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顒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相離相隨之任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聞之嘆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廢顗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

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蕈菜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爲武康令以顗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梁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忽害點母王氏坐法死點兄弟以此無官情點兄求字子有宋元嘉初爲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爲太子中舍人泰始初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立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點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毀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祖尚之彊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眞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不畜素族親

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遠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蹻公卿敬下之或棄柴草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徽爲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重其通稱爲游俠處士見求召點茱食不飲酒訖于二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交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下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齊書作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交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說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點少時常患渴利積年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左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

爲淳德所感性通悅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拒隨後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之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童幼稱濟陽江淹於寒素其後貴達悉如其言點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嘆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乃娶富室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曰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病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處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嘗慧慧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日夜乃逼召點點刻裘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點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如法珍曰點若不謗賊其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諭舊賜以鹿皮巾等仍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

下詔以爲侍中點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即辭疾不
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
監三年卒無子詔給第一品材一具喪事所須內監經
理點弟𤋮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𤋮叔年八歲居
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
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鐘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
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惟瓛與汝南周顒深
器異之任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不忍欺每伏臘放
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
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
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𤋮乃置學士二十人
佐𤋮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
中時𤋮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士該通亦不能據遂
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
及鬱林嗣位𤋮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中書令領臨海
巴陵王師𤋮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
曰小山常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實園宅欲入東山
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𤋮恐後之乃拜表解職

不待報輒云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𥳑尋有
詔許之𥳑以會稽山多靈異遂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
寺初𥳑二兄求默並栖遁求先卒至是𥳑又隱世號熟
爲大山𥳑爲小山亦曰東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
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武帝霸府建引𥳑爲軍謀祭
酒并與書𥳑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遣
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勑諭意并徵謝朏杲之先至𥳑
所𥳑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服衣麑皮巾執經卷下
林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𥳑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

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
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
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
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
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
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
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
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
耳及杲之從謝朏所還朏以𥳑知朏已應召答

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杲之失色不能答徽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袁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徽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鄉而始何必有例徽謝俱前代高士而徽處名譽尤邁杲之還以徽意奏聞有勑給白衣尚書祿徽固辭又勑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勑何子朗孔壽等八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徽以居邪山地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為堵別為小閤室寢處其中朗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徽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書冠容貌甚偉問徽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徽依其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才石皆倒拔唯徽所居之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鐘嶸作瑞室頌刻於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徽別徽送至郡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絕非已隆貴數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

山𤋮家世年皆不來唯祖尚之至七十二𤋮年登祖壽
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
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𤋮
常禁殺忽有虞人逐麋麋徑來趨𤋮伏而不動又有異
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
與𤋮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𤋮在波若
寺見一名僧授𤋮香爐奮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
何居士言訖失所在𤋮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
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

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聞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襲美人通三年卒年八
十六先是𤋮疾妻江氏夢神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汝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𤋮疾乃
瘳至是𤋮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在前
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而疾困不復瘳遂
卒初𤋮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減其甚者猶食白魚
鮑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
鍾岏曰鮑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

用意深懷如怛至於重螫蜡蠟肩目內闕懟渾沌之竒
獷殼外緘非全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
無臭與是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
子良見疏議大怒周顒與瓵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
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
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訣則辛矣良快如使此道果
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
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自踐至於晨鳧夜鰥不能
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必手餐爲庫士的食生性之物

一啓緣力盜發慈心所忍驚震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起
發耳故瓵末辛遂絶血味瓵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
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
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翼亦不住有高風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
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瓵之瓵之母周氏
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瓵之
姊琅邪王曼之母聞者咸嘆曼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

竊五羊金獸等物與之幸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
氏幼至孝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窒澁築山爲樂年十三
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乃之識曰三加彌尊
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跡谷子於瀛海
追許由於箕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
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右因呼爲居士年十
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
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至官輒穿籬逃匿不
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留便吐餐覆瓿曰又
屢詐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
免武帝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僅妾竊隣人墓樵以
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乃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
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元履
之所欲造面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
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
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
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
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其親之清白

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比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傳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道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閑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朗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俱得遂其高志後聽講於鍾山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葭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嘆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吾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道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嘆曰此所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并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

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楊尹錄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素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莊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

客有求之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王悵然嘆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歆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歆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死孝緒曰劉既逝矣吾其幾何其年

十月卒年五十八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闕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之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録其所遺有次于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劉歊字士光平原人也本名丹祖勔宋司空父繪武霸府從事中郎繪附兄太常悛傳列在齊史歊始生之夕有香氣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尋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篤夢歊進藥及

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輿樂尤愛山水登危
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嘆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
人世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者從官少時好施務周
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
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
年忽著葦終論以爲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
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
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
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

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
不見從今欲剪截煩厚務在儉易進不保尸退畢常俗
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
唯盥手足范冉斂畢復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
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超誡絕墳壠康成使無下言此數
公者尚或如之況爲吳人而尚華泰今俗髮髻喜行以
爲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畢
故裹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
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

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坎坎
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凡筵其烝
嘗繼嗣言象所絶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訂之疾歙盡
心救療及卒哀傷爲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
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
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歙心知其異試遣尋之
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
笑勉進湯藥謂兄霽者曰兩兄祿仕是申供養歙之歸
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

沙門釋寶誌遇歙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
仙如此三說歙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歙謂兄
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
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
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廬廬
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絶便沐浴藍輿載尸還意侯大夫
遂中君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胤外甥許慧昭因
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嘗素氣絶便沐浴藉以二
廬廬廢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人至匣石

禦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
遺意土周淺薄屬辭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尸已甚父
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
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違父子之志棺周
於身土周於槨去其性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
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歙族弟訏
字彥度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真齊鎮西諮議武昌
太守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
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
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力價與之其廉不受
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
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為時楷法性恬靜
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
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
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
石虎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
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謐遺閔書勸

以歸身本朝因不食而卒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袵褐與沖言話久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勑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取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嫠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

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左臂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衣掛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勑所在日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張

甚盛車馬塡咽皆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餌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旋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海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求明中求祿得祿羞紆

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乎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也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操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齊宜都王鑑爲明帝所害其夜夢鑑告弘景別云三年當生某家弘景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祕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晩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肸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

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璽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夫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與爲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武帝兵至

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乃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爲仙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已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二年也帝手勑數招之錫以麀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惟畫作兩牛一牛散放在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

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王公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絕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得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

天監二年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刀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弘景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遺令既殁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以兩重席鋪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袙裙及臂衣蓐冠巾法服左肘錄鈐右肘藥鈐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鈒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

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藏篋中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及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已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數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旣宗餉穀百斛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瓜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崇之卒於家璩所

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職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赴鄴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歿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子曇淨有孝行列在孝友傳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儒義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嚴恒自令吕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處幽室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

其愧耻今啓真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
盜其筍者元瑛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
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虎平西參軍不至二十時
始安王遥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虎參軍山豆是禮賢
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遥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
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
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
綜緯候書射蓍筭機巧並一時之絶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于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治產業還火止
山山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合云唯恐損竹嘗乘
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
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
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
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
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武帝少與詵善及起
兵署爲平西府記室詵不亞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
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黄門侍郎稱疾不赴

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羹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失武帝聞而下詔謚曰貞節處士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以為中錄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賓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遂遣其妻妾入匡山脩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為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

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
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
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
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
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
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闇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
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見世不
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
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
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
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士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
風味要與游處今請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
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
欽重由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
往從之荊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
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
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

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斂雖家貧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帛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陳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録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遺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士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共默聽受奇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之實則芻狗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天嘉元年文

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畢辭厚意令使邊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喧囂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扈嚚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鶴一雙棲其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凡妻亦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業十三年李渾道覺論行於世

後魏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髮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聲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懼之小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夸爲中郎稱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乃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

世利浩每欲論議貫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
遂投詔書於奇懷亦不開口奇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
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
奇即還奇時乘一驃騮無兼騎乃以奇驃內之廐中冀
相饗餼奇遂託鄉人輸但若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
而嘆曰眭奇獨行士本不慮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
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之也時朝法甚峻奇既私還將
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奇本驃兼
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奇更不受其馬亦不復書及浩誅
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信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已死
誰能更容眭奇乎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
備翁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奇曰吾聞有大才者必
居貴位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奇又作
朋友論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年七十五卒葬日赴者如
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
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在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
陽獲焉並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

感英之德以時展覲及亮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
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
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
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
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既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
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勑給衣食及
其從者數人後甚思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
兼工思結築巖林甚得栖遊之適宣武聞之給其工力
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高形勝之處
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制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
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勑以馬輿送令
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而亡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
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幘左手持版右手執孝經一卷
置尸盤石上去人居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上以
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
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
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
無侵毀衣服如本著唯風吹幘巾少側又以亮識舊南

方法師遣信入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
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鼠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
體林人燎之日有素霧蓊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
絕中道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太

謚字永和涿郡人也祖祥河間太守父安世相州刺
皆有傳謚少而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
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爲之語
曰青成藍藍謝青無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
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
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
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
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眞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
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
之制靡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
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
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擿撫就令其象可得而圖
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
四維之介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蓍祖配天其義

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豈可爲嚴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顏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顏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夫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眞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從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

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真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旁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

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明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凡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翔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

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
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
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
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
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
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
西南金木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方用事之
文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
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
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
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
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
舉主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
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
逆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
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
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

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今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能乎使九室之徒舊章而爭鋒者豈不由廟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二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夾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前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

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𨻶丈八地耳
然則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
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
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
置二尺之間此之巨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
𨻶之室爲四尺之戶則古人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
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
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
夏后世室堂脩一七周人之制反室從堂夏室高卑

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此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
堂崇一𨻶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
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
度以𨻶而復云凡室二𨻶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
五也以此驗之訓者之謬抑可見矣盧德篇云明堂凡
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貫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
𨻶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
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而各自有戶戶有兩牖乃因
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自然參差也 曰論之五

市事既不合施之[illegible]令又其[illegible]
丙辰同[illegible]參差出入斯乃[illegible]無所
之脩廣裁六十三[illegible] 耳脩使四尺[illegible]
五十四尺便是五[illegible]之地計其[illegible]
十六户牖則[illegible]容之[illegible]必小而為之以容其
容三側身[illegible]斯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illegible]亦可哂
之甚也余謂其九[illegible] 之言誠亦有由然[illegible]以[illegible]戴氏聞
三十六户七十二牖[illegible]見其制靡知所置[illegible]明一室有
四户之窓計其户牖之數即以[illegible]九室耳[illegible]
[illegible]之思也

置一隅
且又堂
基其中
可一丈置

蔡伯喈漢末之時學[illegible]而見重於當時[illegible]識其脩廣之
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假其法象
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謀而嘆矣余今省彼衆家委
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閑之常情
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illegible]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
談固延多詣[illegible]而揣之儻或存焉謚
不飲酒好音律愛[illegible]
賞悠爾忘歸[illegible]
二遐邇悼[illegible]

[illegible]年三十
官四十

五人上書曰[illegible]公今衣號罷
隣人之利[illegible]事只[illegible]鄉當有神童之
語[illegible]詩尚書歷數之術[illegible]迎孝經讀
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耶孔[illegible]始要終論端
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實校同異比
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
盈百條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皆理辭氣磊落觀者
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
杜門却埽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
矣猶拾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
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illegible]生之忘食方之斯
人未足爲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
代興廢之由芳乃嘆曰君若遇高徂侍中太常非僕有
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
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問于時常
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
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
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

此負朝廷耳又結字依巖馮岸靈宮方欲訓彼青衿宣
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
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怀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墻等
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平事奏詔
曰謚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
惠康近準古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
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二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尸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
官雅好經史尋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
魏蘭根頻逼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
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以聞會
寶夤作逆重于不行

隋

李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涿郡人魏處士謚之子也士
謙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毆吐疑守毒因號嘗之
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
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胥立有姊適宋
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

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
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二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
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
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為晉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
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罇俎
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
會極宴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
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前卿亦云食先
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

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不[illegible]也士謙聞而自責曰
何為人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
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
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
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人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
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
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不
共奴嘗與鄉人童震因醉
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
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
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
為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

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比歲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
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
責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吾
能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
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粥
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
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士
羣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財
疾萬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
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亟
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
報應之義士謙喻之曰積善
邪佛經曰轉輪五道無復窮
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
其然矣至若鮫爲黃能杜宇
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猨彭生
宣武爲鼈鄧艾爲羊後伯爲
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
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
嘗有客在坐不信佛家
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
此則貫誼所言千變萬
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
爲鵶鵶襄君爲龍牛哀爲
如意爲犬黃母爲龜
爲蛇羊
鈴下爲烏書生爲
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邪

了才云豈有松柏後身[illegible]樣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不豈有心平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illegible]

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弈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贈賻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殯殁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以追其志云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鄉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之交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祕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太業中卒于家年八十子贐字祖濬有記辯善著述知名當時累遷至越王府長史自有傳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從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朔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木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傳徐陵爲之刋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

君之旨信而有徵矣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贊嘆遣使人送還天台安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埽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耆為之讚時有建安宋王泉會稽孔道[illegible]

丹楊王遠知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木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羣書特精三禮直祖方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宦文詡固辭仁壽末學校廢文詡杖策而歸以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

每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褥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之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發隨意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給固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其所擊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陶淵明也

鄭翻字靈雀太原晉陽人也年四十鄉人爲之立碑號曰張先生

太尉諮議趙郡太守翻少有名父紹元小字安都仕齊位儀同三司翻字靈雀太原晉陽人也

不仕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慨談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言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其形不甚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往過營陽迥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

禮亘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三終於家

通志卷一百七十八

逸傳第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